

大足石刻在台的展出

弘法苑精華

● 陳清香

當一〇四學年度上學期大學課程剛結束，農曆羊年尚未過完之際，一項籌備經年、幾度磋商、備受期待的「世界文化遺產重慶大足石刻藝術特展」，終於在今年（一〇五）二月三日上午十時，假永和世界宗教博物館，正式盛大舉行開幕典禮。

典禮由館長陳國寧女士主持，先後邀請了數十位貴賓出席，包括在台佛教藝術相關學者、重慶市大足區委同仁、大足石刻研究院同仁等，會中首先邀請了藏族名歌手央金拉姆作精采的藏式禪觀表演為開幕揭開序曲，之後，大足區魏中武副區長、重慶市文化委員會幸軍副主任等相繼應邀上台致賀詞，靈鷲山道場創辦人心道法師亦隨後趕到上台致詞。

展覽廳的入門外牆上，一幅高及天花板、遍貼整個牆面的巨幅彩色「千手觀音」像正迎面而來，進入展覽廳內牆壁上，以影像秀出大足石窟的每一窟龕外貌，而以北山、寶頂山石窟為主軸的每一階段摩崖雕像，在光影照耀下，雕像清晰明朗。其中一牆安排動畫影片，秀出修復千手觀音的過程，以科學方法處理千手指間的裂痕、掉漆、斷裂、脫落等，巨細靡遺，整體視之十分壯闊。

展覽廳內寬廣的空間，大小紛立著十二件實質的石雕像，殘損不一。時代橫跨宋代至明、清，是首度跨海來台展示的大足石刻珍品。

其中靠近主展廳入口處，首先見到者是柳本尊像。此像作坐姿，頭戴高冠，面頰略呈瘦長，仁中蓄鬚；身著交領、右衽、寬袖長袍服，右肢屈臂，掌心至胸前上舉，左肢下垂沒入袖中，身後背景石壁已殘損。

此像為南宋作品，其面像神韻，對應著寶頂山第二十一號摩崖的主尊柳本尊巨像。這位活躍於九至十世

紀的密教瑜伽派祖師，自唐末光啟二年（西元八八六）至天福六年（九〇六）間，曾十度殘毀自己的肢體器官，以度人或對佛立誓發願。此種苦行的圖像，被稱之為「柳本尊十煉圖」，第二十一號摩崖主尊像兩旁的石彫，即是依十煉故事情節而表現者，如「煉指」、「煉心」、「挖眼」、「斷臂」、「煉膝」等驚心動魄的情節畫面，真是震撼人心。柳本尊的事蹟，感動了趙智鳳，使之發願開鑿石窟，故是促成創建大足寶頂山石窟的最原始動機者。

陳列於展覽廳正中的釋迦牟尼佛坐像，頂上螺髮，中有髻珠，法相莊嚴，眉心白毫突出，身穿寬鬆外袍服，敞開前胸，內著僧祇支，胸下結帶，袍服左側以掛勾勾住鎖袈裟的圓圈，袍服袈裟長垂，掩蓋膝部，直至蓮花寶座；其左手置腹前，右手上舉，腕部以下已殘，推測原手印，或為說法印，或施無畏印。此像表現了宋代的風格，那是承襲唐代、卻有超出唐代的式樣。

四件宋代菩薩像中，多數是觀音菩薩，除一頭部殘像外，以屈一腿的半跏趺坐姿，最能表現自在的姿勢。以自頭頂至兩肩披上巾帶的外觀，顯示平民化的象徵，而頂上華麗高聳的耀眼寶冠，胸前複繁、禱麗的瓔珞圖



觀音菩薩坐像



菩薩殘像正面



案，外加披帛飄帶等，共同組成南宋大足觀音菩薩裝飾的特色。

屬於宋代造像者，尚有圈內化佛與作跏趺坐的信徒像。信徒像頭上無冠，身著交領的衣袍，僅頸上掛著項圈，樸實的外表，反映出南宋大足地方樸實的修行人，打坐禪觀的虔誠姿勢。

至於明代的雕像中，有單獨的佛頭像一具，其螺髮與髻珠間，有了分隔線。另有阿彌陀佛坐像一尊，其承襲前代者，如法相端莊、腰肢挺拔的坐姿，身著覆蓋兩肩、中衣胸下結帶的袍服等，而髮髻後端的式樣，以及佛的寶座，上層蓮花座，花瓣是寬瓣、窄瓣交替，下層亞字型須彌座，在上、下橫梁間，浮雕護法神像十分生動。

明代造像中，不屬於佛教系統的星宿神：真武大帝，頭戴鋼盔，身上內穿甲冑武裝服，外披文裝帝王服，腰間束寬帶，右手下垂，或原持寶劍；左手舉腹前，作指印；雙腿下垂，坐於平台上，右足踏龜，左足踩蛇。真武大帝像，一般歸納為道教神祇。

在十二件文物中，唯一非人間像者，即孔子牌位，是清代遺物。在長條形的石碑中，外圍雕滿花飾，中間以楷書刻有：「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字樣。孔子牌位，代表儒教，是故整個主題，便是儒、釋、道三教的融合。

十一時左右，貴賓瀏覽了展場後，舉行開幕論壇，共計三人上台發言。首位為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黎方銀，以「趙智鳳與寶頂山」為題，揭糞大足



觀音菩薩半跏坐及殘像



信徒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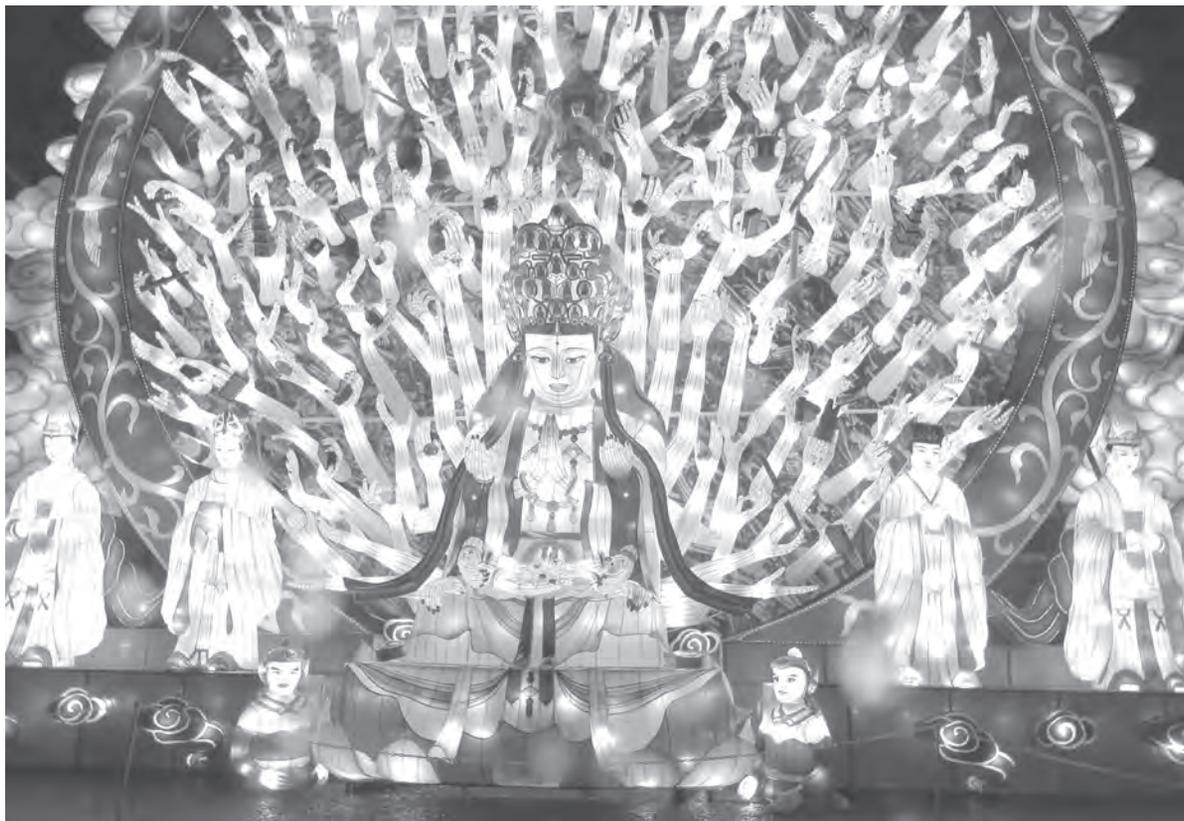
石窟的精采佛教窟寶頂山其創建人的生平。次位為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長劉賢高，繼之演說「大足石刻與人間佛教思想的初萌」。最後筆者發言，以「大足石窟雕像所反映的時代風格」為題，繼二位正、副院長所述大足石刻的精華，而追溯佛教石刻在中土、印度的早期源流，並述及對後世的影響，尤其就其題材、造型、風格與台灣宗教藝術的關係，是大足石刻在世界佛教石刻史的定位。

下午隨著大會的安排，搭車赴宜蘭冬山河，欣賞壯闊的「大足石刻彩燈」展覽。雖然天空下著毛毛細雨，但是在視野遼闊的冬山河岸上，聳立著一叢一叢碩大的彩色花燈，每一叢彩燈的題材造型，均來自大足石窟，如四大天王、觀音菩薩、伎樂天女、千手觀音、孔雀明王、華嚴三聖、極樂世界、《父母恩重經》變相、多寶塔，以及波濤浪花、雲彩、騰龍、供養天女等等，在夜空中閃耀格外燦爛。

其中仿自寶頂山第八窟的千手觀音，主尊觀音居中坐姿，頭戴多層化佛寶冠，胸前瓔珞貼體，身穿覆兩肩袍服，肩外又披天衣，袍服與天衣垂及兩膝及寶座，主尊身前、身後的千手，以菩薩前胸為圓心，向外做放射性的張開，胸前一雙合十手，腹前數雙定印手，其他身後千手或持法器，重重疊疊，由內層向外散放出光芒。主尊兩旁各立著兩位脇侍，是為妙莊王、王妃、大公主、二公主等，均長裙曳地，雙手在胸前合十或做拱，也在千手各具變化的光影襯托下，另現光芒。

大足石窟始建於初唐，最初，僅在龍岡等處做小規模的營建。其後，陸續開窟造像，歷經五代、北宋，到了南宋達到雕刻的巔峰。而大足石窟的開鑿，歷代史書未加記錄。大足自立縣以來至抗日戰爭時期，仍屬於四川省所管轄。當時，隨國民政府遷都至陪都重慶的楊家駱教授，曾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召集十三位知名學者組成考察團，發現了大足附近多處有石窟，因而加以考察拍攝記錄。

最初楊教授所發現者，共分成七區。即龍岡區（北山）、寶頂區、廣華區（南山）、石門區、石篆區、舒城區、妙高區等七處。此七處中，龍岡寶頂屬於佛教窟，廣華、舒城屬道教窟，石門、石篆、妙高等三窟是儒、釋、道的



大足石刻彩燈：千手觀音

融合。近年來，就其題材與規模，論者更將焦點著重於前五區且多有報導。

此七處中，北山與寶頂山是精華所在，楊教授曾找人將蜿蜒的山崖地勢，加以描畫、圖繪出來。

為配合展覽，主辦單位於展覽期間又安排了幾場專題系列講座，講題包括石刻藝術、義學與修復技巧。二月二十日，筆者便應邀以「寶頂山石窟的特色」為題，作首次專題演講。首先，介紹柳本尊的生平度眾事蹟，及趙智鳳開鑿石窟的弘法願力，繼而講述寶頂山石窟的題材，那是涵蓋著佛教淨土、密、華嚴、禪等四大思想主題，又及於儒家孝道，展現大足地方平民百姓生活藝術的風格。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又邀請林保堯教授講「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七寶阿育王塔在台巡展漣漪」。

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專題演講，第一場先邀請吳永猛教授，演講「大足真

武大帝與台灣真武大帝」，因大足南山石窟遺有一尊高大的真武大帝摩崖石像，此次來台在展覽室展出者，也有一尊真武大帝像，兩像均屬明代的遺物，而台灣民間信仰的北極殿，即是供奉真武大帝（即玄天上帝），故就神像的頭冠、服飾、姿勢、手印、持物、腳踩物而分析之，一般將此題歸為道教系統。

第二場演講，是邀請任職於北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詹長法副院長，演講「當代文物修復的理念與實踐」。他針對八年前首度調查寶頂山第八號崖窟千手觀音的經驗，一方面敘述勘查環繞觀音尊像四周千手的數目、材質、持物，統計之千手共為八百三十支，其中半數左右是與本尊同體石刻的，但其他約四百支手的手指，是泥塑黏合的，外加髹漆彩繪塗金箔，此八百餘支的手上，共計有兩百七十一支手上持有法器。雖然實際統計的千手數字，與一九四五年楊家駱教授所敘述的一千零七支有所出入，但他說，若將觀音身上化佛的手一併計之，則必超過千數。另一方面，詹副院長從修復千手觀音八年來的經驗，進入古蹟修復的課題，十分翔實而合乎科學，應是建立了未來古蹟修復的里程碑。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筆者又應華梵大學佛教學系之邀，實地赴宗教博物館展覽廳，為該系四年級同學，面對圖像與雕像實景，演說講授大足石刻。當日到場者，除大參法師所率領的本科生外，另有文大哲研所博碩士

生旁聽。時處大足石刻展期將屆之際，為空曠冷清的展覽空間，平添熱鬧活絡的氣息。

早年被稱「北朝峨眉，南巡寶頂」的諺語，逐漸易稱為「北敦煌，南大足」，今日已被譽為「石窟藝術史最晚的一塊豐碑」，確是名實相符的！



大足石刻彩燈：華嚴三聖